

# 旅游与文化

苏 恒

旅游,从语义上讲,即指人在空间中有目的的活动,到异域他乡去旅行游览。它的深层涵义是人的生命的开放和拓展,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动态形式,亦是人的生存努力的一部份,它最终导致人的性格的补充和完善。所谓文化,指一定种族和民族共有的生活方式、价值判断、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的总和。广义的文化,还包括物质文明,包括科技。

游旅与文化有必然的联系。旅游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是文明人特有的生存方式之一。真正意义上的旅游,一开始就带有自由性、开放性、探索性。因此,我们要从人类生命运动的形式和特殊规律研究旅游与文化的关系,从人类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人类的旅游文化活动。

## (一)

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能认识自己的生存环境,凭借劳动的双手,趋利避害,不断改善、创造、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力争进入最佳生存状态。这是一个漫长的、艰难的而又充满希望的过程。文明人为了拓展生存空间,进入最佳生存状态,作了种种努力和采取了种种手段,其中包括我们这里所讲的旅游。旅游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又是推动人类文化发展的一种手段。

人类的旅游,不仅仅是为了向外部世界争取维持有机体的必需能量,还要设法促进精神世界的发展,用文化武装自己,以期达到真正意义的人。人的存在是文化存在。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主动地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普通动植物为了自身的生存,也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生育繁殖,延续生命。但大雁南飞,是严寒的气候迫使它们迁徙,年年机械地重复,它们并不认识也没有能力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植物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吸收阳光、水分和养料,延伸根须和枝叶,这亦是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些都是动植物的原始生命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们对自己生存环境只能被动地适应,不能积极地改造。即使就人类来说,罗伯特·路威说得好:“初民的旅行不是游山玩水,游历观光的”(《文明与野蛮》)。他们的旅行是为了获取必要的食物,不是为了精神享受。游牧民族的大迁徙,是恶劣的地理环境所迫使,不得不远出去寻找必需的生活资料。由于自然界对初民的生存条件设置了种种障碍,又由于要扫除障碍才获得起码的温饱,于是创造了简陋的劳动工具和交通工具。虽然简陋,

它们确乎是那时的文化。伴随这种物质性的文化，在创造这种物质性文化的过程中，自然地引起个体的或群体的意识、心理、情感、欲望的萌生和发展，于是创造了精神性文化。所有这些活动，都不是旅游；所有这些文化，亦都不是旅游文化。孔子周游列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旅游，而是推行政治主张的旅行；孔子的文化思想，也不是旅游文化。

现代意义上的旅游，一是求知，一是审美。总的目的是开阔视野，超越有限空间，设法获取更多、新的生命源泉，自觉地、积极地改善生存条件，从而提高和完善自己的精神世界。因此，旅游具有突围的自觉性，自觉地突破有限空间对人的生存环境的限制。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是经过漫长的岁月在生产劳动中才逐步形成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详细论证了人的进化过程，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原始人为了获得新的、更多的食物，必须扩大生存空间，必须扩大生活领域。人从采用鱼类作为食物和使用火，才开始进入中级阶段。“而自从有了这种新的食物以后，人们便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了；他们沿着河流和海岸，甚至在蒙昧状态中也可以散布在大部份地面上了。石器时代早期的粗制的、未加磨制的石器，即所谓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这些石器完全属于或大部份都属于这一阶段）遍布于一切大陆上，就是这一移居的证据。新移居的地带，以及不断的活跃的探索欲，加上掌握了摩擦取火的本领，就提供新的食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恩格斯说的初民为了获取新的食物，就必须采取“移居”的方式，突破“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于是，随着物质生活的劳动，自然地形成人的“不断的活跃的探索欲”。这是我们所说的人的生命运动形式和突围精神。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移居”，还不是自觉的旅游。

旅游，是人类对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和享受。陶渊明说他“性本爱丘山”，李白自称“平生好入名山游”，这种爱好显然不是物质生活，而是文化生活；不是生物心理，而是文化心理。他们摆脱仕途对自己的限制时，产生了一种自由心理，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选择了一个生命皈依的新天地。所以我们说，旅游本身是文明人类的文化层次的精神要求。旅游，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自由的、主动的、积极的文化活动。《诗经》里表现士兵远戍、奴隶远役的心情都是沉重的，因它是苦役的而不是旅游，“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样的来和往，都是被动的、被迫的、痛苦的。他们的生存空间很有限，又是奴隶主规定的，所以精神空间仿佛是风雨如晦的一间小屋子，才有“雨雪霏霏”的文化心理感觉。

囚犯被流放，尽管踏遍千山万水，形式与旅游相同，但性质上与旅游相异。所谓相异，即指前者是自由的、主动的、积极的，后者是被迫的、被动的、消极的；前者是文化活动，后者政治苦刑。诚然大自然对每个人都是无私地赐予，没有偏爱，但囚犯的政治处境与大自然是相敌对的，越是雄伟的高山，越给他们增加生理上的困难和精神上的痛苦；相反，旅游者跨越高山虽然也要付出艰辛，有时还要冒生命危险，但旅游的活动由于是自由的、主动的、积极的，战胜险山恶水以后，就获得“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豪情壮志和愉悦的心情，与大自然取得亲和关系，甚至融和在一起，达到“忘己”的境界。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旅游是人类最自由、最愉快的文化活动，与之俱来的是人的性格的丰富性，是人对未知世界的探求，是人对未来世界的憧憬，是人的个体生命的发挥。

旅游，仅仅属于自由的、文明的人类。

## (二)

根据我对旅游的理解，我以为旅游文化是一种自由的文化。这不是说旅游文化没有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和历史性。我在这里使用“自由”一词，即指人从盲目性走向自觉性，超越最起码的温饱，追求精神文化享受。人在劳动生活过程中，经过无数代人的努力，认识自己的生存环境，逐步形成自觉的空间意识，进一步渴望突破物理空间对自己的限制，这标志着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从人与一般的动物这一层面说，旅游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开放、张扬、丰富人性的文化。人既是社会的人，人性也带着强烈的社会性。

空间观念的形成无疑是人类的一大进步，拓展生存空间的旅游文化活动是人的生命之光。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不管旅游者的具体目的有多么纷繁，其中最一致的追求是审美。具体地说，人的旅游文化活动是为了怡情冶性，是为了畅神，是为了放松形骸以调整心理。所以，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即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庄子也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焉！”（《知北游》）诚然，旅游者接触大自然和异域风情，获得新奇的、亲切的感受和体验，使身心愉悦，同时获得某些知识，但这不是主要目的。求知，更多属于实用的目的，而不是陶冶性灵的审美目的。

面对大自然和异域风情，还会引起旅游者对人生和自然界的种种美学的和哲学思考。如乱石丛林，野渡荒村，能看出无序中呈现出有序，以及差别、矛盾、错落的多样统一的和谐美，动态美。这里有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有生命的形式，有事物生长和消亡。大自然的运动变化，内容和表现模式又是多样的，能够引起多种感觉。裂石穿云，滚滚大江，能引起人的威武感；黑黑森林，嘤嘤鸟鸣，能引起人的神秘感；海鸥展翅，惊涛拍岸，能引起人的壮美感；巍巍群山，冉冉旭日，能引起人的庄严感。等等。所有这些美学的、哲学的思考，所有这些感觉，都带有丰富的激情，都属于审美范畴。“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风急”与“落木”、“江流”有因果关系，杜甫却没有用哲学头脑思考，主要写他在旅途的所见所感，视角集中在自然秋景感性动态上，用诗的语言去写肃杀的秋声、雄迈的长江美景。

人对大自然的美感中，的确包涵某些朦胧的哲学意识，这是诗化的哲学意蕴。本来，美学与哲学的临界点就是诗，通过二者的交叉领域，能形成人的生命价值观，形成人的强大的、火热的感性动力，这个动力就是诗的动力。以上是就外物（自然山水）对人的感悟能力的作用说的。从人的主体意识说，孙绰认为“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玄学家以哲学意识去看自然，山水处处潜藏着、表现着自然之道。奇峰怪石，使人想到物的个性特殊性；两座雄伟的大山对峙，使人感悟到力的存在，力的对比和力的抗争；海中礁石，使人认识到是造化抗争的结果；断涧寒流，使人悟出它与时序变迁的因果关系。这种审美效果不是人人都具有的，也不是人人都认同的。所以潘天寿说：“在大自然中各种生活现象易见，而实质难求”（《潘天寿谈艺录》第52页）。是否能从现象悟到理法，要看绘画作者眼力如何。“深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孙绰《天台赋》），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具备“深万物以冥观”的主观条件。

“人的目光具有赋予事物以价值的魅力，但它也抬高了事物的价格。”（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以艺术的眼光看问题，“赋予事物以价值的魅力”是合理的，“抬高了事物的价格”是允许的。人在与自然交往中形成感性关系，促使物性与心理交流，推动人的思维方式发展，同时也推动自然更接近人类。在这种交往中人始终是主体，人为自己开拓广阔的自由的生活天地，把大自然当作修身养性的场所。在这种交往中人产生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倾向，“兀同体于自然”即非理性的情感倾向（亦是一种生活的境界），仿佛自然是人交往的一个特殊角色，具有人的灵性。李清照赞美“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怨王孙》）有如说“水光山色与人亲”，不如说“人与水光山色亲”，是人赋予山水以情感，以自己的道德情操以及审美情趣去评价山水，赞美山水。这不是说自然山水在其中没有地位和作用，可以随意把人的主观情趣赋予任何对象。人面对大自然，感官对大自然就有一定选择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即通常所说的审美差异；沧海桑田，人世沉浮，个体难以逆料的遭遇，会产生心理的矛盾，历时性的反差，造成选择前后殊异，即我们常讲的审美变异。总之，人对自然，各人都有自己的心理感应和心理逻辑。这种心理感应和心理逻辑，不是偶然产生的，大自然对人的心理有一种诱导性。诱导性又有两种相反心理导向：一是正导向，一是反导向。“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杜甫《曲江》二首之一），是正导向；“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杜甫《送路六侍御入朝》），是反导向。不管哪种导向，都是自然界物性在起作用。深塘幽谷，令人感到宁静美；空谷丛篁，令人超凡脱俗。如果把物境换了，心境就无根据。所谓“留连忘返”，前提条件也是物境。

人一旦认识体悟到自然界具有这种审美条件，陶冶性灵的功能，澡雪精神的妙用，当心中郁结难消之时，自觉地到大自然中去转换心理，消除精神困顿，调节心理结构，求得心理平衡。即使心中没有郁结，人们也爱好游览山水，领略名山胜水的神韵，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对自然的感觉体验能力。感觉体验能力很重要，没有这种感觉能力就陷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窘境。“大江中流下，青山两岸移”（揭傒斯《归舟》），这是人的感觉，没有坐过船的人是不会获得这种感觉的；同样，没有感觉能力就不能引起强烈审美兴奋。特别是画家、诗人，必须到大自然中去丰富、提高自己的感觉能力。“可怜新月为谁好，无数晚山相对愁”（王安石《北望》）。这种微妙的、超常的体验，虽然主观性很强，却是诗人在特定情境中（“欲望淮南更白头，杖藜萧飒倚沧洲”）惹发出来的，但不接触大自然也不可能会有这种惹发。惹发或说引发，引发是主客体双方作用的结果。晚山多情，诗人更多情。王安石的“一水碧罗裁缭绕，万峰苍玉刻孱颜”（《次韵曾子翊赴舒州官见诒之诗》），“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这四句诗里的动词是诗人的特殊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想象。中国古典美学讲“感发”作用，我以为要有感才能有发，要能感才能发，其中包涵生活经验，文化知识，审美感觉，心理体验，艺术修养。假如一个人没有很强的感觉能力和深沉细微的心理体验，没有健康的生活情趣，没有广阔视野，没有对外在世界的深刻把握，他的精神境界肯定是贫乏的。

人的精神境界有不同的层面，人的生命形式和生命状态亦有不同境界。最高境界，按照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乃是“天人合一”。人的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沟通、融和、同一，人与自然既相区别又相统一，这是人的高度自觉，从现实感受上升到形而上的精神境界。既然人与自然是同一的关系，人关心自然，体察领悟自然之美以丰富、充实自我就是顺理成章之

事了。庄子在《知北游》里热情赞颂天地之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不是用理智去研究自然，也不是为了从自然取得什么实用的东西。庄子进一步说明应该效法自然，应和万物一起变化，而不去追究变化的根由，真正做到不言、不议、不谋。显然人与自然不是理性对话，而是感性相通，文化人、艺术家还可以说是感性共居。庄子在《齐物论》里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观念，亦深深地影响了艺术，形成颇具民族特点的艺术观念，所以歌德说：在中国艺术中“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而且相安无碍，共同欢乐。李白曾举杯邀明月共饮，视明月为朋友和同道。仿佛自然也是人，具有人的意志和情感，思想感情是沟通的。王维在《戏题盘石》正表达这种人和大自然亲和关系：“可怜盘石临泉水，复有垂杨拂酒杯。若道春风不解意，何因吹送落花来。”这是大自然对人的亲和关系；“弄篙莫溅水，畏湿红莲衣”，这是人对大自然亲和关系。

这种高度的亲和关系在人间很难找到，因此，古人有复归自然的生活理想。陶渊明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比之尘世，大自然是自由无碍的世界，人在这里生存，生命呈平静状态，故陆机说：“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君子行》）复返自然又有多种途径，多种方式，多种中介手段，最普遍的手段莫过于文化。和大自然打成一片，建立感性相通的关系，主要不是靠自然科学认识，更多的要靠艺术、哲学、美学的审视。如果没有起码的文化修养，大自然给人的赐予是吝啬的。因为大自然根本不可能用语义陈述方式向人们解释它们的奥秘和美，它的语义是潜在的，只能暗示或显现。

池田说：“我认为宇宙本身是‘生命之母’。他内含着使生命诞生的力量。”（《展望二十一世纪》第314页）尽管原始人也有这种认识，所谓万物有灵，却是朦胧的，幼稚的，诗意的。原始人面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花开花落、山崩地裂这些自然现象，设想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即原始宗教的神），冥冥之中在支配人和自然，没有认识到这种力量是自然本身就具有的，这是事物运动的规律和原始的生命的力量。原始人虽然不能科学认识自然，但有迷人的探究自然现象的浪漫精神。科学与诗是敌对的。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宇宙观、自然观，都或多或少带有这种精神，鼓舞许多人投身大自然实现人的个体生命与茫茫宇宙融合，实现生命自由理想。“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雨变态中。”（程颢《静观》）这是何等色彩斑斓的想象世界呀！

人要实现个体生命与茫茫宇宙融合，需要文化认同和沟通。渔民天天接触大海，农民终年与土地打交道，林业工人整天劳动在林海里，挑夫的年华是在长途中度过的，由于劳动的目的限制，活动范围的局限，更多的是劳动艰辛的体验，物质交换的需求，审美潜能没有得到发挥。他们也很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但因没有丰富的文化介入，所得甚少，不能欣赏大自然的运动美，秩序美，对自然的生气的感觉很难上升到艺术哲学的体验。对一般人来说，具有广义的审美观照能力，受过大文化的熏陶，但这是不够的。高尔基说，文学家有专门观察力，而且还在发展着。这是职业的需要和秉赋。在现时，当人们还要为自己物质生活操心的时候，不能要求人人都具有作家、文化人那么高的审美能力；但作为现代的文明人，必须具备起码的审美能力，自己能从生活中发现美的东西。书，文化艺术就能帮助你增长这方面的智慧和才能，帮助你从看来平凡的东西里发现神奇和美。高尔基在《书》一文中，这样告诉我们：“沙漠底沉寂吗？它是被俄国作曲家波罗金在他的一个作品中很动人地表现出来了。北极星光吗？我喜欢它不如喜欢乌斯特列尔底画。约翰·拉斯金表明一个深刻的真理，当

他说英国的夕阳在忒尼尔底画之后变得更美丽了。”“我会更喜爱我们的天空，假如星球更明朗些，更巨大些，更接近我们些。从天文学家向我们描述它们的时候起，星球是变得更美丽了。”（《苏联的文学》第118—119页）这再一次证明旅游者要欣赏大自然的美，需要文化的介入和沟通，它是人与自然之间沟通的桥梁。

### （三）

旅游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旅游文化是旅游最通俗化的、最愉快的、最多样的手段。它的活动舞台最大，它的活动方式最灵便，它的价值最多方面。这一切特点来源于旅游文化的综合性。

旅游文化的综合性特点，是人们按照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利用综合文化的各个有关部分组建成的。这种组建是松散的构成，不是独立的文化个体。从这一意义说，它还可称为散点文化。比如书法、文学、绘画、雕刻、建筑，以及其他物质的和文化的设施，原先都不是专为旅游创造的，也很少专门反映旅游活动文化形式。因此，旅游文化适应性强，稳定性差。随着整体文化发展，人们的意识、心理的变化，宇宙意识、人生意识的更新，特别是价值观念的不同选择，随时改变综合的内容和形式。这是它的特点，就是说可供旅游活动选择的文化和审美对象是多种多样的。诸如，与旅游有关的哲学、历史、宗教、道德、文学、艺术、民俗习惯和乡土人情，等等。

根据以上所述，旅游文化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有许多分支，各分支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文学不能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不能直接参观游览，它要与其他艺术部类结合在一起形成比较独立的艺术品类才能发生参观游览的作用。例如碑刻，就是文学、书法与石刻艺术综合成的一种艺术。至于文学的其他形式——民间故事、神话、轶闻趣事、历史掌故、小说、游记、志怪传奇——只有解读风景名胜内容和背景的作用，或作为旅游辅助资料。参观游览人文景观，要真正进入欣赏，不能没有文学的参照。人文景观包含历史、神话、道德、宗教、哲学多种因素，是多种因素的综合。比如长江三峡的神女峰，不过是高峰上耸立的一块顽石，外形象人，面对烟波浩渺的滚滚长江，四周缭绕瞬息万变的云霞，人的意识和想象赋予它以灵魂，编出一个故事，染上了浓重的传奇色彩，它才闻名于世界。因此，我主张研究旅游文化，要作综合研究，如果孤立地研究某一个分支，是很难深入的。

研究旅游文化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近几年来，我国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得到改善，随之而来的是旅游文化的要求。这再次证明两点：一是研究旅游与旅游文化的重要性、迫切性，一是人的生命不同于一般动物的生命，现代文明人的生命亦不同于初民的生命。池田认为“人的生命绝不是被动的存在，而是能动的”，“它的能动性，进而可称之为激发性”（《展望二十一世纪》第312页）。这种能动性、激发性，是人在认识自然、认识环境、认识自身的反复过程中形成的，一旦形成它就从自身向外界发展延伸，设法创造出于自身发展的有利条件，从而丰富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通过旅游文化活动，不但人获得了发展，自然环境也随之变得有意义，彼此都提高了存在价值，彼此唤醒了潜在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训练我们对大自然感觉器官，提高我们的感觉能力。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说：“一个不习惯于在森林里寻找花朵、浆果或植物的人是不可能找到它们的，因为他的眼睛没有受过发现它们的训练，而且他不知道必须在什么地方专心致志地进行搜索。”

(《文化和价值》第40页) 找寻隐藏在自然中的生命律动的神韵更难, 更要训练我们的感觉能力。不管找寻事物的内在生命行动的神韵如何艰难, 为了自身的发展, 我们要以入地狱的牺牲精神, 全力以赴。人的生命意义的美, 就在找寻事物内在美的过程中实现的。即使毫无结果, 也是很有价值的。美在探寻。探寻美的过程, 是人的特有的能动性、激发性充分展现的过程, 充满着生命活力; 也是人的全部潜能突然爆发的过程, 洋溢着突围精神。

价值引发价值。随着我国经济生活的发展和旅游事业的发展, 无数沉睡了几千年的山林湖泊被唤醒了, 被赏识了, 被发现了。四川九寨沟就是典型的例子。九寨沟被发现之前就存在, 它的存在意义是近几年才发现的。所以, 我们说美在发现, 发现的动力因是人的特有的能动性、激发性, 是人的潜能张扬的结果。人的能动性和激发性是无穷的, 人的生命意义和存在形式, 又能推动其他生命运动发展, 引发新的存在形式。九寨沟是四川人发现的, 随着九寨沟的发现, 大大丰富提高了人们的审美能力, 扩大了审美范围, 奇迹般地发现开辟更多的新的旅游景点。

不可否认是经济价值推动旅游事业发展, 带来旅游文化的繁荣, 反过来旅游文化又大大地推动旅游事业的发展。为了把这个双向的发展向前推进一步, 无疑我们需要提高旅游文化意识, 最根本的要提高宇宙意识、生存意识和审美意识。考虑到我国国民文化素质还不高, 当前应重点普及旅游文化知识, 介绍我国名山胜水, 古迹文物, 提高旅游文化工作者的和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审美能力。

大自然对每个旅游者都是公平的, 杜甫就曾说过“江山如有待, 花柳更无私”(《后游》), 祖国山水处处可爱, 但不同文化修养和审美能力的旅游者, 参观游览同一景点所得就大大不同。这里面既有量的差别, 又有质的不同; 前者指收获的多少, 后者指欣赏层次的高低。因为不具有起码的审美能力, 再美的东西对他们都是不起作用的。欣赏人文景观比欣赏自然景观更困难。明代祝允明曾说: “身与事接而境生, 境与身接而情生”(《送蔡子华还关中序》)。“身”指欣赏者生命个体, 个体能否进入情境, 这要取决于个体的主观条件。人文景观是历史的、文化的、美学的综合创造, 是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通过人的这个中介因素才融合起来的。欣赏自然景观也要有文化, 才能发现大自然的巨大的和神秘的生命力, 即自然界生生不息的运动旋律。晋初左思在《招隐》里说: “何必丝与竹, 山水有清音”。“清音”就是大自然运动的一种旋律, 一个无知无识的人是决不能发现的。同时, 这“清音”还是高人雅士特有的心态物化形式。雨打芭蕉, 二泉映月, 白塔晨钟, 莲池倒影, 渡头落日, 柳岸啼莺, 诚然是造化的恩赐, 也是文化人对美的发现和概括, 对物与物之间必然联系的艺术哲学思考, 人的心态与物态巧妙对应的艺术心理的产物。

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的对应, 是人的艺术哲学意识、艺术想象起了诱导和催化作用。有人参观游览举世闻名的九寨沟大失所望, 概括九寨沟不过是树桩桩加水幽幽。他所说的“水幽幽”, 是九寨沟大大小小的美丽海子; 他所说的“树桩桩”, 是九寨沟伐木后留下的树桩。即使后者, 它也有某些审美因素, 可以引起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审美关注, 以及想象与沉思。树桩作为自然物意味着树的生命的结束, 它本身没有什么生命价值和审美价值; 但它仍具有某种信息符号, 仍然能引起游人的某些思索, 或是哲学的思索, 或是历史的思索, 或是生态环境的思索, 或是人生社会的思索, 等等。在各式各样的思索的基础上, 由于人的

(下转第62页)

一个“他”，揭示了父女之间的角色矛盾，简练的一个“他”，又展示出主仆兼情敌之间公开与隐蔽的角色关系。

其实，称呼语对语义信息具有很强的超载能力，在不同的语境中与交际对象面前，可以负载起多种不同的内容。比如第一幕鲁大海对那个在花园里躺着象是要死的样子周家大少爷，连呼：“报应，报应。”四风一下子就生了气：“你——”意思是说，你不应该这样侮辱他，恨他，他并不坏……。第二幕，周朴园强行让周萍劝母亲喝药，周萍面对威严的父亲，只连说了两句：“爸！我——”“爸爸！”其潜台词大体是：求求爸，您就饶了我吧！我怎么能去劝这个女人喝药呢？这个女人和我的关系，真难于向您说出口啊，她其实不是我的母亲，我也不是她的儿子，硬让我以儿子的身份劝她喝药，不是使人太难堪吗？……

汉民族称呼语具有很强的传情达意功能，其修辞和交际作用是十分明显的。《雷雨》的对话，把握住了汉民族语言的特点，成功地运用了各种类型的称呼语，不仅揭示了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各自的身份，而且还增强了台词的口语化、性格化与含蓄性、动作性，极富语言艺术性。观察该剧对于称呼语的运用，对于我们进一步探讨社会角色语言运用的特点有很大的启示。

---

（上接第35页）

意识导向，特定情趣渗入，赋予对象以社会性，与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相联系，与人的遭遇相叠印，进到高一级的审美层次，结果超越树桩具体感性形象，树桩成了触动思想情感的媒介。诗歌和绘画中，都曾有不少以树桩作为描写和歌咏的题材。

人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提高以后，就会出现万物有灵；奇峰怪石，千年古树，荒野山庄，黄土林，古堡废墟，土垒横塘，石乳洞，冰凌飞瀑，它们的认识价值和欣赏价值就被一发现出来。今天，在旅游需要和旅游文化的推动下，掀起开发旅游资源的热潮，使我们心胸豁然开朗，眼界大开，审美感觉变得特别敏锐，情系自然，妙景纷呈迭出。志书不载的名山胜水，如今堂而皇之进入各地新编的地方志。那些废弃了的古迹名胜，借助于现代化的物质手段，不仅恢复昔日风采神韵，还适当加进了现代文化意识，使它们变得更美了，如南京的秦淮河，武昌的黄鹤楼，成都的浣花溪。我们有理由说，旅游需要文化，旅游又促进文化向前发展。

这是自觉的、特殊的文化运动，在中国，这种文化运动方兴未艾。